

从线下到线上,他们努力在正职外找寻变现途径 热衷搞“副业”,年轻人打开职业新格局



“晚上摆摊,日赚千元!”如今,副业“搞钱”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共识。他们在正职之外,探索了“副业的100种可能性”,靠兴趣和专业技能花式变现。但这些副业通常被理想和现实裹挟着:做副业既辛苦又快乐,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。

▶小熊和朋友摆摊卖蝴蝶翅膀气球,最多的一天卖了80多个。
受访者供图

记者 田汝晔 张琪

线下摆摊,拿时间换钱

小熊在成都一家医美机构工作,月入3500元左右。春节以来,她和朋友选择了摆摊“搞钱”,卖起了花式气球。

之所以萌生这个想法,是小熊发现花式气球在社交平台上十分流行。恰好老家附近的商业街有一条可以摆摊的街道,能吸引小朋友和情侣。于是小熊网购了气球和打气筒,每天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出摊,一个气球的售价在10元左右。

“只要摆得多,就会有人摸。”小熊慢慢地总结出摆摊的规律和诀窍。销量最好的一天她卖出了80多个气球,收入近1000元。

“我们这边没摊位费,成本比较低。”出摊前几天的收入不错,小熊又通过微信、小红书等渠道分享了自己的经历,不少人向她问询经验和方法,还有人特意到线下来看气球。

小熊也曾经考虑过其他副业,但自己的实力有限,只能“拿时间换钱”。算上时间和人力成本,小熊和朋友6天售卖蝴蝶气球的净利润在3000元左右,远超她的预期。

在线接单,凭技能变现

年轻人对副业的热情,造就了很多新兴职业,许多95后、00后的副业也从线下探索到线上。

95后小芳下班后会在线接单制作DIY石膏娃娃。她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,对手工制作很感兴趣。去年年初,她搭建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和网店,主做石膏娃娃定制,很快就接到了订单。

通过特色DIY手工定制,小芳抓住了客户的消费心理,她会根据客户要求写上座右铭、诗词或爱人的名字,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产品。

小芳每天最多能做100个石膏娃娃,一个卖价在3到10元不等。每到节假日,小芳做的石膏娃娃都会迎来一波订单高峰。去年“五一”假期,销售额最高的一天

达600多元。

“营销至关重要,我做这个不起眼,但投资小盈利高。”对小芳而言,副业只是阶段性的过渡,她更愿意将这段经历当成创业的经验积累。

小芳试着在线上拓展市场,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录制成视频课,通过经验分享,不少人也成为小芳的“徒弟”。

靠自己掌握的技能做副业,小芳认为这是自己能小赚一笔的主要原因。“做副业不能抱怨,毕竟不比拿工资月月有,不行动不努力,永远都得不到成果。”

未必挣钱,做副业要谨慎

《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》显示,当代年轻人的多元化求职偏好是“稳定”与“自由”共存。如今,年轻人不再拘泥于传统定义上体面、稳定的工作。

打开小红书搜索“副业”,就有几十万篇笔记,许多人分享着自己的副业“宝典”。“0元闷声创业,晚上再入3000元”“普通上班族靠什么同时挣3份收入”“我做副业10月赚了5W+”等看起来收益可观的分享笔记,阅读点击量都非常高。

尽管如此,做副业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,有人就在副业路上栽了跟头。在豆瓣“副业失败的一天”小组里,20多万个成员分享了做副业的失败经历和故事。

“自己做副业未必能赚钱,但做副业的培训机构肯定能赚到钱。”小胡坦言自己就是做副业反被“割了韭菜”。去年换工作前,小胡想找一份副业过渡,并把重点转向了音频培训班。

“招聘内容里的广告会引导你同步报后期培训班,我就花2000多元报名了。”上课后,小胡发现课程基本上是一些成功案例教学,实操课很少,学习后真正能把副业做起来的人,更是少之又少。

音频平台审核严格、自己基本功欠佳,再加上录制时间不固定,录制了不到一个月,小胡决定放弃这门副业。

“不是所有的副业都能赚钱。”小胡认为,如果做副业想赚钱,还是尽可能在主业的基础上发展副业,拥有知识或技能储备,才有可能快速地获得回报。

“非常难熬,两天看不到微信,都没有乐趣了,我怎么办?”重庆一位七旬老人微信被封后,声泪俱下地称自己将“孤独终老”,让人感慨。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老人了解到,微信、抖音等社交平台已成为他们打发时间、沟通联系的重要载体,甚至成为他们的生活寄托。

记者 时培磊 王开智

不敢想象 没有微信、抖音的生活

61岁的颜景志不敢想象没有微信、抖音的生活:“用过之后再失去,这日子得多枯燥啊。”

颜景志是老济南人,平时的社交圈子不大。女儿出嫁后,颜景志感到一丝孤单,心里空落落的。“每天就是出去打工,回来吃饭、看电视,然后睡觉。要不然干什么呢,有的老年人会养狗养猫,就是太孤单了。”

七八年前,女儿给颜景志买了智能手机,给他注册了微信号,教他打字、发消息。抖音火了后,颜景志也注册了账号,刷视频,上传自己的日常。

几年前,颜景志刷抖音的时候竟然刷到了失联十几年的表姐。“心情特别激动,现在她发的东西我都会评论点赞,她也会给我点赞。”有一次,颜景志联系上一位老同事,他们每天都在微信上问好。去年“五一”期间,那位同事突然三四天没消息,颜景志有种不祥的预感,“打电话过去,他老伴说他已经走了。”

社交平台见证了颜景志的悲欢,深深融入他的生活。颜景志微信好友有400多位,抖音粉丝4000多个,他每天在家庭群、单位群、社区群、文艺团群里切换。“每天至少看四五个小时。”颜景志每天会上传三四条视频,随手拍的花、景区风景、磨芝麻的美女机器人,他都会发,有的浏览量已过万。

线上生活和现实相比 同样热闹丰富

“它们其实是一种生活寄托。”65岁的巩敏这样形容社交软件。对她来说,线上生活和现实相比,同样热闹丰富。

30多年前,巩敏随着从军的父亲来到济南后,便和部队大院里的人分开了。“社交平台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”她通过微信联系到了很多老友,群成员从几十人到现在的一百多人,经常组织一些线下聚会活动。

“我喜欢文字,不但会看心灵鸡汤,也会看比较有深度的文章。”巩敏说,她经常会把养生类文章发给家人,也会关注国际

局势。

“文字可以共情。”她经常写一些散文、诗歌在朋友圈分享,也加入了一些散文学会群,相互鉴赏好的作品。“就是为了记录生活。如果这些平台没了,感觉生活就失去了一大半的乐趣。”

通过微信联系上老同学 非常意外和惊喜

远在新疆居住的山东人王英(化名)也是智能手机的深度用户之一。去年年底,王英的丈夫因忙生意便暂居在另一住处,家里就剩王英和女儿。吃完饭没其他事,王英就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打发时间。

每天王英都要和在外地的两个孩子语音、视频。去年,她联系上了三十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。“现在经常打视频,正打算建个同学群。”王英已经很多年没回老家了,今年春节,老乡们回去拍了很多视频,王英每条都看好几遍。亲戚来时,她就把这些视频分享给他们。

过完春节,王英到了大儿子所在的城市看孙女。周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,好在她把部分注意力转移到社交网络上。最近几天,她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一位同城的老同学。“没想到在新疆还能遇到山东的同学。”这让她非常意外和惊喜。

老人依赖网络社交 可能是现实中太过孤独

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,在信息社会中,人必须要和外界沟通、产生联系,才不会感到孤独。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信息通道,一部分老年人因为各种原因出门较少,微信、抖音等网络社交工具逐渐成为他们沟通的重要渠道。“很多老年人在现实中可能是非常孤独的,线上沟通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。通过虚拟信息的交往已经远远超过了面对面的交往。”如果老年人没法用微信、抖音等社交工具,就等于切断了他们与外界交流的信息通道。

社交工具的确给老年人的交往带来了便利,但同时也要警惕,一些人过度依赖于网络信息,沉溺于网络社交,忽略了现实交往和生活。另外,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,老年人是网络信息使用的弱势群体,社会也要给老年人提供便利信息接口和保障,让老年人跟上信息化社会的发展。



◀ 颜景志
发的抖音作品。
受访者供图